

# 站在巨人們的肩膀上， 探究人腦的奧妙

阮啓弘\*



此次獲得「99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的肯定，個人感到相當榮幸，非常感謝審核委員的肯定，更由衷感謝諸多研究先進長久以來對我的鼓勵與支持。

正如大腦的發展一般，人生的際遇同樣充滿著很多的可能性。會走上學術研究這條路，是在讀了碩士班之後才確立的。大學就讀高醫心理學系時，成績平平，倒是籃球打得還可以，也因為參加大量的球賽，似乎養成了不太願意放棄的習慣。大四時由於郭乃文教授在神經心理學的啓蒙，開始對人腦的奧妙產生興趣，用功一年後，幸運的考上高醫行為科學研究所，並有幸獲得戴志達教授的指導，進行巴金森氏症患者之額葉功能表現的研究。在戴教授的諄諄教誨與開放的學習氛圍下，我享受到研究的樂趣及辛勤之後得到實驗結果的喜悅。此外，劉景寬、賴秋蓮與林瑞泰三位教授熱心的分享他們豐富的知識與轉介患者，使我順利且滿心喜悅的完成碩士學業。

服完兩年海軍義務役後，腦筋已不若碩士班時那般靈光，承蒙郭乃文教授鼓勵與推薦，我懷著惶恐與充滿期待的心情，來到了台灣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界兩位巨擘——洪蘭與曾志朗教授——的實驗室擔任研究助理。在短

\*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短的一年時間中，他們的研究視野、經驗與追求真理的堅持，以及對推廣科學知識的使命感，讓我開了眼界，同時也深深感動我，使我決定在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上放手一搏，並嘗試找尋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

到了英國牛津大學實驗心理學系後，還記得我當時的指導教授 Vincent Walsh 對我講的第一句話：「你並沒有像申請書上的相片，看起來那麼年輕。」這種輕鬆的英式幽默，加上古老卻非常美麗的建築與文化，開放且自由多元的學風，讓我在牛津求學的三年半感到非常充實愉快。我尤其享受與許多無論是相當資深或剛進入學術界的師長朋友們喝茶聊天，在與他們不經意的對話中，讓我體會到科學研究的樂趣與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因為有這些實驗室與其他實驗室的研究夥伴及系上教授的友誼與知識分享，使我在異鄉可以無憂無慮的享受各種知識的洗禮與研究的樂趣。博士班畢業之後到美國范德比爾大學跟隨 Jeffrey Schall 當博士後研究員，是我在學術生涯中的另一個很好的決定。短短一年半的時間，我增加了很多的研究夥伴，並再次從長者們身上獲取了豐富的知識與研究經驗，滿載而歸的返回台灣。

對於中央大學前瞻性的創立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提供豐富的資源，以及國科會的研究經費贊助，讓我一回到台灣就可以順利的建立視覺認知實驗室，我衷心感激。在洪蘭所長的帶領之下，我持續使用跨顱磁刺激與實驗心理學方法探討視覺注意力與衝動行為控制的神經機制。加上許多志同道合的同儕與辛勤的實驗室團隊的幫助之下，近年來我的實驗室在釐清眼球運動與視覺注意力的神經機制上有一些重要的發現。我過去幾年來的研究方向，雖以理論性的基礎研究為主，但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我嘗試逐步的將實驗室的發現運用在教育學習領域中，以及針對特殊族群的注意力表現，探討注意力控制的機制，並尋求可能的改善方案。

個人覺得這是一個研究人類認知行為及其腦神經機制最好的時代。過去百年來實驗心理學理論的建立，配合現代神經科學技術的進展，認知神經科學家終於有能力及漸趨完備的技術探索人類心智功能與大腦的運作。更可貴的是，認知神經科學仍屬新興領域，有太多的未知與疑問，因此充滿發現新知的機會。若能結合統計學、物理學、生命科學、醫學、經濟學、網路學習及教育學等知識與人才，發展潛力無窮，其影響面將擴及並深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自人類文明發展以來，從西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現代的實驗心

理學家，到普羅大眾，無不對於腦與行為的關係感到好奇。我何其有幸，可以把研究人類的行為當作志業，並擁有許多國內外志同道合的良師益友與忘年之交，以及認真上進的學生與助理，這些無形的資源是我在追求學問的旅途中最強力的後盾。未來我將繼續站在這些巨人們的肩膀上努力邁進，持續投入於學術與教學的發展，並將研究的成果回饋於國家社會。

最後，謹以 Santiago Ramón y Cajal 的名言——“As long as our brain is a mystery, the universe, the refle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brain will also be a mystery.”——與各位同仁共勉努力，共同解開這個人類最大的謎題。